

抗日英烈

一代豪傑林少貓

● 王志恒（前高雄縣議會議員，著有榕窗文集、萍蹤散記等書）

議員質詢頓成焦點

日本據台初期，由台北揮軍南下，在南部曾遭抗日烈士林少貓迎頭痛擊，損失慘重。後來日軍設計圍困，始將之殲滅。不過，林少貓舉義時，曾否擾民，台灣光復後，頗有爭議。直到一九八四年年底始入高雄忠烈祠奉祀，後來竟又被遣出，湮沒了一代豪傑。

為林少貓一度平反的關鍵人物是前高雄市女議員洪壽美，她於一九八四年（民國七十三年）四月廿七日，在高雄市議會一次定期大會上，向當時的市長（現任考試院長）許水德質詢稱：「林少貓究竟是抗日烈士還是擾民的土匪？希望市長交代有關主管於七月前查個明白，否則，請你

撤換民政局長。」許水德答稱：「此事保證可查清真相，具體答覆洪議員。」是年十一月廿七日，代表國家通訊社的中央社發自高雄的一則新聞稱：高雄市政府民政局長許桂霖今天答覆洪壽美質詢時表示：「經委由前省文獻會主任委員林衡道，邀集台大、輔仁、東海等大學教授共同蒐集歷史資料考證結論：『林少貓是抗日的烈士，而非擾民的土匪』」。至此，林少貓的神主牌始重入高雄忠烈祠中奉祀。但台灣史學教授王曉波在「被顛倒的台灣歷史」書中述及：「消息一經披露，小港地區的一位市民指出，根據先人口傳的事蹟，林少貓是魚肉鄉民的土匪，最後死於日本人的槍砲下」。而高雄市政府的調查報告，卻證明林少貓不是「魚肉鄉民的土匪」而是「抗日的英雄烈士」。

洪壽美關於林少貓的質詢案，意外的引起案外案，使她與前議長陳田錨打了場「誹謗」官司；洪壽美根據日人「宮崎健三」所撰「陳中和翁傳」，質疑陳田錨的祖父陳中和曾幫助日本人誘殺林少貓，應是「漢奸」。此語引起陳田錨家族極大的不滿，認為是對陳家先人極大的污辱，乃以「誹謗」先人罪嫌告到高雄地方法院。復上訴到高分院判決洪壽美九個月徒刑緩刑四年。一九八五年四月三十日，洪壽美與陳家兄弟簽訂和解書，由洪道歉後，陳家撤回告訴，這件關於林少貓的案外案才正式落幕。

其實，首先揭露林少貓抗日事蹟的，是台灣先賢洪月樵，亦即已故立法委員前

洪月樵著書記史實

國語日報社社長洪炎秋之父。洪月樵「瀛海偕亡記」一書記載林少貓抗日事蹟謂：「當是時，台北簡大獅，中路柯鐵虎，台南林少貓，不約而同，各建旗號，謂之三猛」。該書出版時，洪炎秋弁言說：「瀛海偕亡記」二卷。原在島內，以其內容易被注目，乃命余攜往北平保存。余以逆旅

孤寂，散失堪虞，遂改名為『台灣戰記』

一卷。同於民國十一年，委託北京大學出版部代印五百部，分贈國內諸文化機關，以免遺逸。而島內亦有秘密攜回者。當時所以不用真名而用『洪棄父』者為避禍耳。洪月樵，名攀桂。乙未後，改名繻，字棄生。世居鹿港。學名馳譽鄉黨。乙未時，響應丘逢甲擁唐景崧抗日，敗後因故未得內渡。隱居鹿港，從此絕意仕途，遂潛心詩文。為人不為威曲，不為利誘，以逸民終其身。楊雲萍在「廣台灣詩乘」中推其「博聞多學，抱樸守貞，儼然有古大師之風」。曾拒見日人名作家「左藤春夫」之訪謁，而其名聲因此尤著。其著作等身，散長詩有「台灣淪陷紀哀」。述日人暴行「洋兵行」。記述中部柯鐵抗日扼守大平頂「追述去冬時事」。義軍在斗六戰敗為日人大屠殺「聞斗六一帶被毀有感」

。記述日軍之殘暴「老婦哀」。記述義軍襲擊日軍「綠林豪」等。又記述台胞生活困苦「大掃除」、「田野即事」、「估客行」、「斗米嘆」……等。累篇坦露其憂國愛民情操，因感嘆而陷身困居於失地之無奈。於民國十八年逝世於鹿港，年六十三歲。

林少貓被日人詐謀剿滅因而死難。據

洪月樵記述：「林少貓慶賀母壽時，日人偽善以慶賀為名以窺覘虛實後，越日即派兵所圍剿。」但其他史料無此記載，洪月樵獨揭此秘。洪月樵記述說：「先是，鳳山的林少貓，以敵體行，劃界不侵，地方安之。少貓不輕出，無隙可乘。久之，少貓以為無虞，奚為母稱壽，大張席宴，日官吏亦往賀，得覘虛實。越日夜半，日軍分兩路，草山入，而覆其家。分途剿殺黨羽，駢及賀客」。

林少貓入劉永福軍

林少貓，原名苗生，號義成。少貓是他抗日後轉入地下游擊活動時的渾號。家住屏東市東城門外，經營米店，店名「金長美」號。乙未時，少貓基於民族大義，棄營米店，號召鄉里數百名青年子弟，投

效劉永福麾下。劉永福治軍以嚴律聞名，當即委派為「福字軍」的「左營管帶」，類如今日陸軍少校營長。當即將林少貓部隊施以短期嚴格訓練，以「紀律嚴遵，作戰目的為抗日，絕不許擾民害民……」。所以後來林少貓的抗敵行動嚴整，戰鬥力頗強，紀律嚴明。受百姓的愛護，從光緒二十一年至光緒二十八年，直到日人設下詭計剿滅止，前後抗日活動達八年之久。黃秀政在「台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書中述及「紀律方面……中南部的抗日義軍軍紀較佳，大體言，因曾有接受過軍事上的訓練，且組織亦嚴密，所以知道遵守紀律……」。該書又記述說：「在日軍南下之際，義軍紛起抗日，以有組織、有紀律、有聯繫，曾與日軍以重創，日本當局感受莫大的困擾……」。又日人史學者「喜安幸夫」在「台灣抗日秘史」書中亦曾

揭露：「抗日軍的反擊，在第三期結束前，其領導人被趕到鳳山的林少貓，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帶領部屬，再加上居民共三百多人襲擊鳳山附近山區的阿猴（屏東），氣勢相當旺盛。至二十八日清晨，又有老百姓加入戰鬥，一千多人衝入了潮州。這次抗日軍的特徵，是意料外的行動整齊

中，軍紀嚴明。他們目的是誅殺驅逐日人而已，並不侵犯一般百姓。這次，總督府也認為其有政治作用，而不是一般的財貨掠奪而已……」。又王曉波在「被顛倒的台灣歷史」書中引證日本總督府印行的「警察沿革誌」對林少貓的記述是：「……土匪人數多達數千人，號令嚴格，毫不侵害百姓，概以屠戮日本文武官員為旨」。該沿革誌又記載說：「林少貓且常賑恤附近諸社，巧售私恩……以致淡水溪畔人民暗自感為林少貓為德者甚多。競相掩護其蹤跡，幾無尋覓之方向」。又該書引證日本南部第十五憲兵隊和阿猴辦務署向日本總督府呈報的機密文件中列有對林少貓評論說：「林少貓抵抗日本政府，紀律嚴明，不擾百姓，……其目的是芟除日人」。

由此證明，林少貓所部不是「魚肉鄉民的土匪，而且是一股有紀律、有德行的抗日義師。」

林少貓有理想、有抱負，富機智，組織力強。在八年抗敵時期，活躍南部角隅地帶，人數多時千餘人，少時也有數百人或數十人，神出鬼沒，使日人頭痛萬分，想盡方法剪除而不能奏功，可見他能與百姓結成一體，備受掩護，否則偏處一隅，

林部襲擊神出鬼沒

無法熬過長長的八年。

早期，林少貓被任命為抗日軍管帶後，即率七百餘人的整旅赴彰化，迎戰南下日軍，協助攻擊雲林。誘日軍於山林深谷之中，由林少貓塞堵谷口，居高臨下，痛擊日軍，這股日軍被「擒斬殆盡」。後來又協力進攻苗栗，收復苗栗。殲滅日軍二百餘人，生擒日軍三十三人，槍械數十枝，馬十餘匹。王曉波在「被顛倒的台灣歷史」中引證姚錫光的「東方兵事紀略」中記述：林少貓協助進攻大莆林之戰說：「……十二日，楊泗洪率所部星夜進攻大莆林，精華、義成（少貓）率義民數千助戰，倭敗……義成率部前後夾擊，遂復大莆林……」。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二日「雷聲週刊」亦報導：「林少貓退回南部後，於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八日，率五十餘人，截擊日軍於鳳山潮州之間，殺日憲兵二人。再與鳳山來援的日軍再行交戰，敗之。擊斃敵數十名」。又記載云：「十一月十二日，又進攻台南大目降的日本憲兵隊，擊斃日憲兵隊長，日軍來援，又被少貓所部截擊，日軍狼狽潰去。同年十二月二十七

日，少貓又率部襲擊阿猴。二十八日，轉攻潮州辦務署，一擊攻克。擊斃該署日人署長。並焚燬辦務署及憲兵隊駐所。日軍來援，又截擊之，大獲全勝……」。林少貓進攻潮州之戰，日人喜安幸夫所寫「台灣抗日秘史」書中記載頗詳細：「抗日軍大部隊，衝入了潮州。抗日軍輕易的壓制住了市街地區，日軍守備隊的據點，僅剩憲兵隊，守備隊司令部則被包圍孤立，附近警察派來的援軍亦均被擊退。甚至連靠近城牆都不可能……」。又王著「被顛倒的台灣歷史」引證鍾孝上的「台胞武抗日事蹟」中更進一步描述：「十二月二十八日，林天福（今屏東萬巒鄉四水溝望族）及林德慶（屏東內埔望族）率閩、客及原住民子弟義軍千餘人襲擊潮州，潮州之役甚為得手。潮州辦務署長及日本官員全被消滅」。又：「十二月二十九日，攻打阿猴未成後，又率領盧招元（四水溝望族）等向恆春進擊，殺死日軍警十三名」。而「台灣抗日秘史」中也有記載恆春之役：「另一方面，當抗日軍攻佔潮州時，林少貓定恆春為第二目標。並緊接率領部眾南進，由林少貓領導對抗日軍七百人，於十二月廿九日襲擊了恆春守備隊。攻防戰進

行了三天，日軍陷於孤立無援狀態。恆春日人官吏家屬婦女均攜帶短刀集合，準備於陷落時自殺……」。

兒玉總督使出詭計

這時台灣總督府兒玉，鑑於台灣抗日勢力熾盛，如不迅予除掉，不但續耗了日本在台的軍力，亦將拖累其國內財政。而且日軍在台毫無喘息的機會，病傷死亡數字遽增。加之林少貓機謀百出，防不勝防，必使日軍付出慘痛的代價。基於此，乃動用各種方法，包括動用南部「協力者」，設法「遊說」、「利誘」或「召降」林少貓。而林少貓也考慮到北中部抗敵伙伴已次第消瓦解。自忖處在南部偏狹之地，所率部眾傷亡增加，實力大減，也累及家人生命財產，不得已，遂於在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中旬，接受日人「召降」，但又慮及部眾今後生計。乃仿效雲林柯鐵所提條件，向日人慷慨陳述；其條件：一、允林少貓仍在鳳山原地居住。二、在居地可開荒免交稅。三、林少貓所開闢的道路，日人不得侵用。四、林少貓部下犯罪，由林少貓自行處置，林少貓部下被捕，林出面解釋可予釋放。五、林少貓部下可帶武

器以維持地方治安，日軍不得進駐。六、在討伐中林少貓部的損失由日方賠償。七、林少貓及部眾過去抗日行為要一概不究。八、日方須發給林少貓部眾授產金每人三千元。九、淡水溪一帶居民可由林少貓收稅。

當時日本地方官署認茲事重大，不敢遽允，電呈總督府請示，獲回電：「除林少貓向地方徵收稅賦外，其餘得由地方權責決定」。林少貓的條件比柯鐵更苛，消息傳到日本，輿論譁然。認為「兒玉總督瘋了，這樣苛刻條件都答允了，簡直如同在台灣統制下另有一小王國」。其實，這是兒玉狡黠的陰謀，是為早日翦除林少貓這個心腹之患的權謀之計，林少貓從此不再抗日。日人喜安幸夫在其「台灣抗日秘史」中說：「林少貓頗有殖貨企劃長才。投降後退入後壁林（今高雄市小港區中鋼與機場之間的后壁林里）貧寒的小村落召集部下發展地方產業。開闢水田百數十甲，建立製糖工業、釀酒廠。開發漁業、製造肥皂，設賭場、酒家……並在地方附近建築圍牆堡壘。富甲一方，其殖產所獲利，供作其部屬及附近住民共有的福利，共同享用。」林少貓這些措施，足證其抗日

期間紀律良好，未曾擾民，不是一魚肉鄉民的土匪」。

藉撲病遣大軍圍剿

日人所以願給林少貓寬厚的條件，為的是先安其心。等待掃清中部抗日力量，再來對付林少貓，故能寬容三年時間，「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三年後的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鳳山適發生傳染病，以派衛生兵協助地方撲滅病情為名，暗中調派日軍混成第三旅團為主力，再調派警憲協助，於五月三十日起暗向南部移動，逐漸形成包圍圈。日軍的行動，林少貓並未察覺，也未準備。待日軍逼近後壁林，才倉促中起而應戰。當時，警察先進入後壁林街道，立即被林少貓部下重重包圍，警察急打出信號彈。全旅團跑步急行軍衝入了後壁林，頓時槍聲大作。日軍以重砲轟擊，血肉橫飛。而林少貓執意拼死抵抗，戰至下午五時許，日軍全部衝進街道，展開巷內白刃戰，卒將林部全部殲滅，次日（卅一日）日軍清理戰場，在北門外水田中找到了滿身污泥的林少貓屍體。林少貓之妻橫屍在其住宅中。街道上及林宅各工廠附近遺有男屍四十一人，女屍

二十五人，兒童十人，逮捕婦女三十二人。逮捕殘餘者，以鳳山、阿猴及後壁林為重。殺死三百二十人。後來日軍又展開搜索。點，到六月四日共又打死四百餘人。以後

羅思凱女士著「永有新鮮」序

王成聖

羅思凱女士是一位勤於筆耕的華人作家，擅作散文。她旅居美國多年，卻始終與國內沒有脫節，尤其善於掌握優秀華人物寫作，海內外傑出人士在她的筆下生靈活現、刻劃動人。也由於她的心思細膩、觀察入微，平凡的生活瑣事經他描繪，竟也趣味橫生，令人回味。

思凱女士即將出版散文集，全書分為六大部分：人物篇、旅遊篇、親情篇、書香篇、生活篇及詩作等。人物包括國家級作家謝冰瑩、老牌新聞人卜少夫、幽默作家吳玲瑤、張天心、太空衣之父唐鑫源博士……等，文筆簡約生動，讀者觀文如見其人。旅遊篇則蒐羅她的天涯遊蹤：包括夏威夷、巴西、戈壁、休士頓等地區見聞，描寫風土人物的文筆流暢風趣，令人莞爾。親情篇則是作者內心較私密的感情表白，寫他對身邊親人的濃濃愛意。書香篇則是理性中不乏感性，可以看出作者在專業上的底子深厚。生活篇多半描述美國居家生活的點點滴滴，有歡笑，有惆悵，有感慨，有嘲諷。此外作者還附列美南華文作協邀講寫作心得及賀詩五首。

書，是寫作者一生的經驗與智慧的精華，有時看似無驚人之語，細觀之後，卻能察覺其雋永之處。羅女士之書，即具有此特質。看似平常，卻有用心生活的深刻體驗。謹以此文祝賀她的成功，並向讀者鄭重推薦。深盼海內外人士不吝指教，尤為感幸。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

又在三十五天之中，不論是否是林少貓的追隨者，或親朋故舊，帶有關係者均加逮捕。這是喜安幸夫在「台灣抗日秘史」所記載的事實。上述死亡統計係日本官方公布的資料數字。其後來大搜捕期間死亡者未見公布。而在「被顛倒的台灣歷史」書中引述「台灣抗日忠烈錄」記載，當時和林少貓一起作戰，唯一逃出死劫的戰友「黃文星」說：「後壁林之役，日軍包圍後壁林……一時槍聲四起，彈丸橫飛。激戰多時，日軍以火炮轟擊。少貓率眾衝出重圍不知下落。全村千餘人，幾少生存……」。這證明全村千餘人全部罹難。再加上以後搜捕受牽連者，以日人的殘暴，罹難者至少在五千人以上，而史家認為林少貓在這次戰役中「全家殉國」。「滿門忠烈」，否則，光復後必有人代為申請表彰。

可惜被移出忠烈祠

筆者半年前，偶赴壽山一遊。順便中赴忠烈祠管理室，詢問「林少貓」的神位何在？欲向這位「先烈」一拜，以表欽敬之忱。但令人驚異的是管理員表示：林少貓神位早被高市議會決議被遣出了。原因何在？令人不解，當我步下壽山時仍亦不禁喟然長嘆！